

“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

谢立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在西方文献中,“现代性”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现代主义”、“现代化”等词都是一些歧义颇多的概念,这些词在词义上有时不仅互不相同甚至还完全相反,常常令人困惑不已,不知所从。本文以西方有关文献中的资料为基础,对这些概念的涵义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和辨析,试图厘清人们的分歧所在,为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这些文献提供某些帮助。

关键词: 现代; 现代性; 现代主义;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C91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01)05-0025-08

在西方文献中,“现代性(modernity)”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都是一些歧义颇多的概念。许多作者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使用或对它们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界定。这些用法和界定,有时候不仅互不相同甚至还完全相反,常常令人困惑不已不知所从。对这些概念的涵义仔细地加以梳理和辨析,弄清楚人们的分歧所在,对于我们更有效地展开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和“现代化”

词义上的含混首先发生在“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和“现代化”这几个词之间。尽管这几个词拥有一个共同的词根,但它们在词尾构成上的差异暗示它们在词义上也应该具有明显的差异。然而,事实表明,这通常只是读者尤其是中国读者的一种错觉。在实际的文献当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

相对来说,“现代”一词是上述概念家族当中出现的最早的一个。据考证,“modern”一词源于公元4世纪出现的一个拉丁语单词“modernus”,后者又起源于拉丁词“modo”,意思就是“目前(the present)”、“现在(right now)”、“当前(recently)”、“今天(today)”。[1](P67)、[2](P19)、[3](P17)据说最早使用modernus这个词的,是一个叫卡西奥多尔(Cassiodore)的拉丁作家,他用这个词来指称当时已经基督教化了的“现今”,以区别古罗马异教的“往古”。[3](P17)可见“modernus”这个词最初只是一个用来表示时间状态的一个概念。紧随“modernus”之后,像“modernitas(modern times 现时代)”、“moderni(men of today 今人)”等词在当时也很快流行起来。[1](P67)

收稿日期: 2001-03-25

作者简介: 谢立中(1957—),男,湖南省隆回县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现代性”一词则是 19 世纪才出现。一般认为,最早使用“现代性”一词的是法国文学评论家波德莱尔。1863 年底,波德莱尔连续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题为《现代生活的画家》的系列文章。其中第四篇的小标题就是“Modemite”。在这篇短文的开篇,波德莱尔对他所指称的“现代生活的画家”的形象作了一番抒情的描述:“就这样,他出发了,奔跑着,寻觅着。他在寻觅什么呢?可以肯定,这个我所描绘的人,这个秉有奔放的想象、一直在茫茫人海里穿行的人,有着一个比纯粹闲逛者更高的目标,一个更普遍的目标,而不是事物飘忽的快感。他所寻觅的,就是那个我们必须称之为现代性的东西。”[4] (P142)、[3] (P22-23) 据说这就是“现代性”一词的最初出处。在这里,“现代性”一词主要是用来表示人或事物所具有的一种性质或品质(“that quality you must allow me to call ‘modernity’”)。

从构词法上来看,“现代性”一词是以“现代”一词为词根加上表示“性质”、“状态”、“程度”等意义的后缀“-ity”构成的。因此,如果说“现代”一词主要是一个时间分段概念,那么“现代性”一词则似乎更多地应该是一个表达“现代时期的社会生活及其事物所具有的性质、状态”之类涵义的概念。从上面叙述的这两个词最初的涵义来看,似乎也确是如此。波德莱尔在他的系列短文中基本上也是按照这种词义上的区分来使用它们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两个词之间的涵义逐渐变的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成为两个词义相同或相近的词。在越来越多的文献中,人们常常在同一种涵义上交替地使用这两个词。

“现代性”与“现代主义”这两个词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对于当今许多喜欢将概念界定清楚的作者来说,他们常常愿意将这两个词区分开来,用前者来指称“现代时期”或“现代时期的社会生活及其事物所具有的性质、状态”,而用“现代主义”来指称贯穿在“现代时期”或“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某种精神或体现这种精神的那种社会思潮。然而,在实际的文献当中,这两个词的差别在许多人那里却也是含混不清、不甚明确的,在某些文献中甚至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同义词。库马就曾经指出:“‘现代性’和‘现代主义’是两个有时可以相互替代,有时又被人从词义上明确地加以区分的术语。”[1] (P67) 河清也明白地说:“在艺术理论界,‘现代主义’与‘现代性’可以说是比较严谨意义上的同义词。‘现代主义的……’就是指‘现代性……’。这两个词都是偏重指 1850 年以后的现代性精神。”[3] (P27)

库马说他愿意将“现代性”和“现代主义”当作两个在词义上有着明确区别的概念来加以使用,用前者来作为“对将我们带入现代世界的各种知识、社会和政治变迁的综合名称”,而用后者来指称“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性反应而发生在 19 世纪末叶的西方世界中的那种文化运动”。[1] (P67) 事实上,在有关文献中,人们对“现代性”一词的理解或解说至少有以下几种:

第一,将“现代性”理解为“现代社会生活”或“现代世界”。持这种理解的人往往是从人们所观察到的现代社会生活的各种制度或结构特征的角度来描述和解说“现代性”,把“现代性”等同于“现代社会(及其相应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形式”,然后从制度、结构及存在形态等方面来对它进行具体描述。像库马就是如此。

第二,将“现代性”理解为贯穿在现代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某种内在精神或体现、反映这种精神的社会思潮。从这种角度来加以理解的“现代性”,往往成为“现代主义”或“现代精神”的同义词。这种情况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尤其普遍,但在其他领域的文献中也有所见。例如台湾学者叶启政给“现代性”所下的定义就是一例。他说:“现代性这个基本概念基本上是‘历史的’,也是‘文化的’,其所呈现与反映的是欧洲人自某一特定历史阶段起的一种认知和期待心理、价

值、信仰、态度与行动基调。”[5] (P82)

第三,将“现代性”理解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与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具有的一种特殊性质或品质,以及人们对这些特殊性质或品质所获得的某种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解说“现代性”的人,常常引用“一切凝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这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用来描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存在状态的话[6] (P15),以及前述波德莱尔的那段关于“现代性”的话作为“现代性”的基本定义和生动图解。这些语句主要揭示的是人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时间经验。

上述对“现代性”的第一种理解或用法非常类似于人们对“现代”一词的理解或用法;第二种理解或用法则等同于人们对“现代主义”一词的理解或用法;第三种理解或用法则既近于“现代”一词又近于“现代主义”一词的涵义。

与上面这几个概念或术语相比,“现代化”一词可能是人们更为熟悉的一个词。从表面上看,“现代化”一词的词义似乎应该是最没有歧义的。然而,事实也正好相反。请看以下两个我们常见的句子:(1)我们应该努力工作,尽快在中国实现现代化;(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重新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在第一个句子中,“现代化”一词在涵义上无疑是接近或等同于“现代性”的上述第一种涵义,指的是作为目标而有待于我们去实现的一种社会状态或社会世界(事实上,阅读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许多文献,可以发现不少人正是用五六十年代人们界定“现代化”一词的那些内容,如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世俗化、民族国家等来界定“现代性”)。在第二个句子中,“现代化”一词则实际上指的是实现“现代”社会状况的那样一个过程,而不是已经实现了的“现代”状况本身。正是由于第一个句子中的那种情况的存在,我们才可以在近年来的一些西方文献中惊奇地发现“现代化”和“现代性”在某些人那里也已经成了近义词或同义词。

结果我们看到,在西方文献中,“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和“现代化”这几个概念或术语的涵义是如此的含混不清,以至于在特定的情况下它们都可以被看作是近义词或同义词而互相替代、交互使用。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们之间在涵义上的差异又是无法否认、不容抹杀的,正如库马在讨论“现代性”和“现代主义”两个术语之间的关系时所说的那样,尽管人们在这些概念的涵义或用法上长期缺乏共识,但在许多情况下保留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非常有用的。[1] (P67)实际上,西方文献中近年来出现的总体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够将这些涵义相关或相近的词在词义上比较明确地加以区分,以避免由于词义不清而给人们在阅读和讨论时所带来的那些不必要的误解或困惑。大体的倾向是将“现代”看成一个比“现代性”、“现代主义”和“现代化”更为一般的概念或术语,而将“现代性”界定为“现代时期”、“现代状况”,将“现代主义”界定为一种社会思潮或文化运动,将“现代化”界定为实现“现代性”的一种过程。[7] (P3-12)如果这种区分能够为人们所普遍接受,那么人们在阅读相关文献和讨论相关问题时的困惑无疑会大大减少。不过麻烦并非就此完全消失。

二、“现代”一词的两种涵义

阅读有关的西方文献,可以发现,即使能够像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对“现代”及其相关的那些概念在意涵上作出确切的区分,使它们各自表示一种与其他术语不同的涵义,但这些词在意涵上的混乱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

仔细考察上述概念或术语在不同作者那里的用法,可以看到,无论是“现代”这个词还是

“现代性”、“现代主义”或“现代化”中的某个词,在不存在上一节所述涵义混乱的情况下,各自至少还有两种不同的意涵:一种广义的和一种狭义的。我们先来看“现代”这个词,因为它是其他三个词的词义生成的基本来源。

无疑,无论是泛指还是特指意义上的“现代”一词,都是一个时间概念。但它们所指称的时间对象却完全不同。泛指意义上的“现代”一词,是被用来当作“目前”、“现在”、“今天”的代名词,被用来泛指人们正在经历的任何一个当前的时间阶段。在这种涵义上来理解的“现代”概念,具有一种相对的意味。它并不是用来指称人类历史演变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间区域,而是用来指称任何一个属于“目前”、“现在”的时间区域。因此,“现代”并不固定属于人类历史演变过程中的某一个时间区域,而是属于人类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时间区域。人类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时间区域都曾经属于“现代”,而任何一个曾经被称为“现代”的时间区域都将成为“往古”或者“过去”。人类历史的演变过程就是无数的“现代”不断地转变为“过去”或“往古”,同时又不断地产生或迎来新的“现代”时期的过程。

不过,需要立即指出的是,对“现代”的第一种理解,并不仅仅只是意味着一种时间概念。除了指涉时间上的“当前”、“现在”等状况之外,“现代”一词还蕴涵着当前、现在的事物或状况,“比过去更新、更好、更优越、更进步”等等方面的意思。

这种把“现代”理解为不断向“过去”、“往古”转变同时又不断再生,并且赋予“现代”以一种“过去”或“往古”所不具有的新意或优越地位的观念,实际上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关于“现代”的理解。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用“现代”(中文里曾经十分传神地将其音译为“摩登”)一词来指称某人或某事非常“时髦”(fashionable)或“赶得上时代”(up to date)。毫无疑问,当我们这样来使用“现代”、“时髦”等概念的时候,我们决不会把我们所形容的对象固定在某一个时间区域上,认为只有某个特定时间段上(比如19世纪或20世纪30年代等)的人或事才可以被形容为“现代”、“时髦”,其他时间段的人或事则不配用这样的词来形容。我们大家实际上都承认,“现代”、“时髦”是会改变的;现在被认为“现代”、“时髦”的东西随着时间的变迁就会变成不“现代”、不“时髦”,而与此同时,新的“现代”、“时髦”又会不断出现。这种把“现代”理解为一种不断逝去又不断再生的任何一个新时代的观念,就是“现代”一词所具有的第一种涵义。

然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各种“现代”学术活动或文献中,我们却又常常在另一种意义上来使用“现代”一词。Malcolm Waters 曾经略带一点幽默的写道:“一个罗马帝国时代的贵族,即使他穿着最新的外袍,吃着最新的食物,读着最畅销的壮丽史诗,我们也不会用‘现代(modern)’一词来描述他,尽管我们可能会说他很‘时髦(fashionable)’或者‘赶得上时代(up to date)’。”[8] (Pxi)这就涉及到了“现代”一词所具有的第二种涵义即特指的涵义。

“现代”一词的第二种涵义主要指的是人类历史演变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时期。这实际上倒是“现代”一词最初所具有的涵义。库马说:公元4世纪的基督徒提出 modernus 这个词正是为了将他们当时所处的时代与“古代”相对照,在他们看来,“古代的世界是异教徒的世界,现代世界则是基督徒的世界。也即是说,前者一直被遮掩在黑暗之中,后者的情况则由于上帝以其子耶稣降临的形式出现在人间而发生了转变。随着耶稣的降临,人类历史的全部意义都改变了。或者,应该说,历史第一次被给予了意义”。“随着耶稣的降临,一些绝对新颖的事物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1] (P67-68)在这个涵义上来理解的“现代”一词,就失去了它的相对意味而具有了一种绝对不变的内涵。在这种情景下,从有文字记载以来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常常被

简单地划分为“古代(或传统)”和“现代”两个阶段。“现代”一词只能被用来指称后一个时期,而不能被用到前一个时期。在被划归“现代”的这段时间区域内,即使是二三百年前,也仍然可以称之为“现代”,和二百年后的今天同属于一个大的“时代”,尽管我们已经难以用“时髦”、“赶趟”之类的词语来描述那个时候的人与事物了。

不过,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和学术讨论中,特指意义上的“现代”一词其指称对象则和上述用法完全不同。就西方社会而言有时候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会用“现代”一词来指称“20世纪”,例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基本上都是20世纪以来的艺术品。[9](P260)但在大多数学术文献中,人们都认为它主要指的是大约从17世纪开始以来的这一段历史演变时期(在这之前的历史演变过程则被称为“古代”和“中世纪”或者广义上的“古代”)。例如,J. B. Bury 在他的《进步的观念》一书中就十分明确地宣称“现代历史开始于十七世纪”[1](P75)。

和第一种涵义的“现代”一词一样,第二种涵义的“现代”一词同样也不仅仅是一种时间概念。它不仅包含着“比古代(或传统时期)更新、更好、更进步、更优越”的意思,而且还由于它把整个人类历史简单地划分为“往古”(或现代人所说的“传统”)和“现代”两个时期,从而包含着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从“往古”(或“传统”)向“现代”的不断发展的进化过程的意思。

由于人们对“现代性”、“现代主义”和“现代化”等词的理解及其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或者说源自于对作为它们之共同词根的“现代”一词的理解及其差异,因此,“现代”一词所具有的双重涵义也就导致了其他几个词类似的双重涵义。我们接着来看“现代性”、“现代主义”和“现代化”这几个词。

三、“现代性”、“现代主义”和“现代化”概念的两种涵义

和词根“现代”所具有的泛指与特指两种涵义相联系,“现代性”一词也具有泛指和特指两种用法。

与“现代”一词的泛指意义相联系,泛指意义上的“现代性”一词也具有一种相对的意味。它不是被用来指称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或者这个历史时期所具有的性质与状态,而是用来指称任何一个泛指的“现代”时期(即任何一个“当前”、“现在”、“今天”)或者这个时期的事物所普遍具有的一种性质或状态(如它们的“当前存在[being Present, being today]”在时间上的瞬间性、短暂性、飞逝性)。这实际上是“现代性”一词在诞生之初所具有的涵义。

如前所述,“现代性”这个词是波德莱尔最早加以使用的。那么,波德莱尔所说的“现代性”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在以下这段因经常被引用而已经变得非常著名的陈述中,波德莱尔将自己使用的“现代性”一词的涵义表达得十分清楚:“现代性就是短暂性、飞逝性、偶然性;它是艺术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则是永恒性和不变性。对于每一位过去的画家都存在过一种形式的现代性。”[1](P90)

后面这句话很明显地揭示出波德莱尔对“现代性”一词的理解与前述“现代”一词的第一种涵义紧密相连。“现代性”不是某个特定时代及其这个时代的人或事物所固有的属性,“现代性”就是事物的“当前存在”所具有的短暂性、飞逝性;眼前还属于“现代”的东西,很快就将变得不属于“现代”,变成“过去”甚至“古代”。“现代性”永远都在不断消失的同时又在不断地再生;“现代性”就是每一个“新”事物或“新”时代所具有的那种特性。因此,才可以说,每一个时代都曾经有过它自己的“现代性”;“对于每一位过去的画家都存在过一种形式的现代性”;“在所有时代里的每一位艺术家,都不得不去寻求表现他那个时代的现代性,他自己或他所属的那个时

代的特殊视野或感觉”。[1] (P90)只不过在 17 世纪以后的西方社会里,各种“现代”事物所具有的这种“现代性”比以前要更加明显、更加可以深刻地加以体验而已(因而“现代性”这样的概念也只能在这一时期里产生,并实际上也主要是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经验)。

“现代性”一词的第二种涵义则与上述“现代”一词的第二种涵义紧密相连。它主要用来指称前述某种特定的“现代”时期或者这个时期的人与事物所具有的性质或状态。这就是特指意义上的“现代性”概念。在今天,它主要指的是大约从 17 世纪开始以来的这一段历史演变时期或这个时期的人与事物所具有的性质或状态。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这样来使用“现代性”一词的例子。吉登斯在他的《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明确地写道:“现代性是指大约从十七世纪的欧洲起源,之后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全球的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的模式。”[10] (P1)它在制度或结构上包括资本主义、工业化、各种现代监督系统和由国家统一掌握的军事力量四个基本的维度。David Lyon 在《后现代性》一书中说:“什么是现代性?这是一个用来指涉自启蒙运动之后而产生的那种社会秩序的概念。”[11] (P19)它在内容上包括结构分化、理性化、城市化、纪律化、世俗化、均质化或标准化等方面。中国大陆学者宋林飞也写道:“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的术语,是指接踵中世纪或封建制度而来的新纪元,涉及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12] (P468)等等。

和“现代性”一样,“现代主义”也有广狭两种不同的涵义。广义的“现代主义”指的是由波德莱尔在 19 世纪中期首先加以揭示,然后在从 19 世纪下半叶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之间的各种“先锋艺术”(印象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建构主义、表现主义、波普艺术、新现实主义、事件艺术、概念艺术等)以及相关的哲学与社会理论中得到体现和张扬的那样一种对“现代性”或“新奇性”永恒地加以追求的精神。广义的“现代主义”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先锋主义”,它认为“现代”不是固定于某个时代的一种品质,“现代性”是永远都在不断地消失又不断地再生的,“现代性”就是每一个“新”事物或“新”时代所具有的那种特性。“现代性没有一个定性的内涵。它的内涵始终在变,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或者说,它的内涵就是‘新’:新事物、新风格、新形式,真正绝对的新,独一无二的新,前所未有的新。”[3] (P23)由于“现代”不是固定的,每个“现代”都会很快成为“过去”,因此追求“现代”的艺术家们就应该去永无止境地追求和创造属于他自己那个时代的“现代”。因而这种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即:为新而新的崇拜,新之偶像化……”[3] (P125)。“对于现代艺术家来说,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这就是,一件作品必须是新的。”[3] (P125)不断地批判和否定既存的“现代”,用新的“现代”来取代已经或即将成为“过去”的老的“现代”,就是广义的“现代主义者”们的伟大追求。

与广义的“现代主义”不同,狭义的“现代主义”则主要是用来指称体现或贯穿在自 17 世纪以来首先在西方产生然后逐渐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的那种新文明(即狭义上的“现代性”)之中的那些基本精神或运行原则,如理性主义、世俗主义、科学主义、个人主义等等。

大卫·格里芬在讨论“现代性”概念时,提出既有“从社会的、社会学家的、政治哲学家的、经济和社会历史学家的观点出发”来加以讨论的“现代性”概念,也有“从个人的、心理学的、哲学家的、神学家的以及思想史学家们的观点出发”来进行讨论的“现代性”概念,前者指称的是“现代社会”,它包括“社会生活的巨型结构与私人生活之间的二分化”、普遍的结构分化、机械化和实利主义等特征;后者则指称的是“现代精神”,它包括个人主义、二元论、世俗主义、未来主义等。[14] (P4-6)这种“现代精神”,在另一些人如 J. W. 莫菲那里也往往被称之为“现代主义”[13] (P1-19)。这种“现代主义”与前面所说的那种广义的“现代主义”虽然也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但显然不是一回事:狭义的“现代主义”并不必然包含对“新奇”的永恒追求,虽然它所包含的某些思想要素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发展成为这种“新之崇拜”。

最后我们来看“现代化”这个词。显然,“现代”、“现代性”这些词的双重涵义就已经预示或隐含了“现代化”这个词的双重涵义。事实也正是如此。在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文献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所谓“第一次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乃至“第N次现代化”之类的提法。这种“第N次现代化”的说法显然是在一种比较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化”这个词的,是与广义的“现代”或“现代性”概念相联系的。也就是说,它不是把“现代”这个名词赋予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或状态,而是用它来指称任何一个泛指“现代”时期或状态;不是把“现代化”理解为向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或状态的转变过程,而是向任何一个更“新”的“现代”时期或状态的转变过程。由于事物永远都在不停地从“现代”转变为“过去”,“现代”或“现代性”永远都在不断地消失和不断地再生,因此“现代化”也就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是一个“现代化”接一个“现代化”的“再现代化”的过程。相反,狭义的“现代化”概念则是和狭义的“现代”和“现代性”概念相联系。它所说的“现代”或“现代性”仅仅指的是“大约从17世纪的欧洲起源,之后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全球的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的模式”,所说的“现代化”相应地也就指的是从这种特定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产生之前的“传统社会”向这种特定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转变的过程。社会学中所讨论的“现代化”,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的“现代化理论”所讨论的“现代化”,基本上属于这样一种狭义的“现代化”概念。

四、结 语

概括起来,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结果:

1. “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和“现代化”是几个有着密切关联且涵义常常混淆不清(甚至被许多人相互替代地加以使用)但却应该从涵义上明确加以区分的概念或术语。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将它们的涵义加以明确地区分,大体的倾向是将“现代”看成一个比“现代性”、“现代主义”和“现代化”更为一般的概念或术语,而将“现代性”界定为“现代时期”、“现代状况”,将“现代主义”界定为一种社会思潮或文化运动,将“现代化”界定为实现“现代性”的一种过程。

2. 上述这几个概念或术语中的每一个又都至少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涵义或用法。例如,广义的“现代”一词,指的是人们正在经历的任何一个当前的时间阶段;狭义的“现代”一词则主要指的是大约从17世纪开始以来在欧洲首先产生,然后逐步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一种社会文化形式形成和发展的这一段历史演变时期。“现代性”、“现代主义”和“现代化”几个概念或术语的广、狭义之分则与“现代”一词的广、狭义之分大体相应。

我们可以将上述结果简单列表示意如下:

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表

	现 代	现代性	现代主义	现代化
广义	当前、时髦	新奇性、飞逝性	永无止境的先锋主义	成为最新的东西
狭义	17世纪以来的	17世纪以来的	17世纪以来那种新文明的	17世纪以来那种
…	…	新文明	基本精神	新文明的实现过程

- [1] KRISHAN KUMAR. **From Post-Industrial to Post-Modern Society**[M] . Oxford: Blackwell, 1995.
- [2] JOHAN FORNAS. **Cultural Theory and Late Modernity**[M] . London: SAGE, 1995.
- [3] 河清. 现代与后现代——西方艺术文化小史[M] . 香港: 三联书店, 1994.
- [4] CHARLES BAUDELAIRE.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A] . in LAWRENCE CAHOONE(ed.), **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C] . P142, Malden: Blackwell, 1996.
- [5] 叶启政. 再论传统和现代的斗争游戏[J] . 社会学研究. 1996(6), 81-90.
- [6] M.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M] .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8.
- [7] M. FEATHERSTONE.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M] . London: Sage, 1990.
- [8] WATERS. Significance of Modernity : A General Commentary[A] . In WATERS(ed.), **Modernity: Vol. 1: Modernization**[C]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9] E. HALTON. The Modern Error: or: the Unbearable Enlightenment of being[A] . M. FEATHERSTONE (ed.), **Global Modernities**[C] .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5.
- [10] [英]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 田禾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11] DAVID LYON. **Postmodernity**[M] .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2] 宋林飞. 西方社会学理论[M]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13] J. W. MURPHY. **Postmodern Social Analysis and Criticism**[M] .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9.
- [14] [美]大卫·雷·格里芬. 后现代精神[M] . 王成兵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何方)

Understanding Words relative to “Modernity”

XIE Li-zhong

(*Sociolog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Puzzl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often arise in reading literatures on “modernity” due to the confusion of the meanings of such words as “modern”, “modernity”, “modernism”, and “moderniz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fferentiate and analyz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words based on the textual material drawn from many relative literatures.

Key words: Modern; modernity; modernism; modernization